

J. S. Andersen



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



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

(1805 - 1875)

人人都爱读安徒生童话，仰慕安徒生，但有关他真实生活的童话却无人知晓。安徒生，一个鞋匠的儿子以他童话故事的魔力征服了世界。



福州大学图书馆藏书印

丹麦王国外交部

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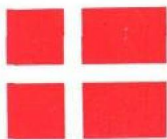
出版：丹麦王国外交部新闻与文化关系司

作者：欧林·尼尔森(丹麦)

翻译：郭德华

承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一九八八年·北京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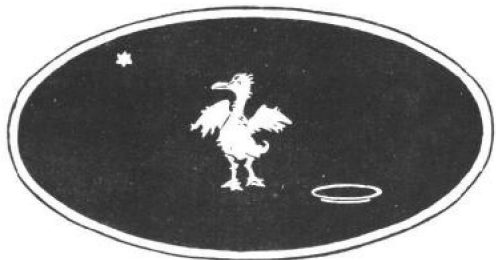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欧林·尼尔森是堪的纳维亚语言学硕士，曾经留学瑞典和法国。在丹麦出版界短期工作之后，他于一九五〇年被挪威奥斯陆大学聘请为丹麦语言和文学的讲师。他在这个友好的邻国工作了多年，成为丹麦文学界和文化界的一名杰出使节。他不仅作为一位文学家和讲师深孚众望，受人尊敬，而且作为一名文雅聪颖的作家和颇为健谈的人而闻名遐迩，倍受敬重。他的名字在丹麦和挪威和许多文学丛书、选集联系在一起，在瑞典和德国也和一些书籍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他还编辑了克尔恺郭尔和安徒生的作品。在对安徒生的一生经历进行了全面、深刻而透彻的研究之后，欧林·尼尔森对安徒生的生活和工作中的主要故事及特征作了高度的概述，他特别强调了安徒生最伟大的成就：即童话故事。安徒生的这一伟大成就使他受到世人爱戴，在堪的纳维亚的作家群中首屈一指。作者通过对安徒生卓绝的、充满童心艺术的严肃性的揭示，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杰出作家开了方便之门。



■ 这是安徒生的第一幅画像，是由他的一位丹麦同胞阿尔伯特·屈希勒尔于一八三四年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画成的。当时他已经成了有名的小说家。但人们无意中发现这位双腿细长的年青人，相当滑稽可笑，他无疑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厌烦于享乐的人。封面上的画像也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画的，当然，这是从屈希勒尔当时所画的其它浮华肖像中精选出来的。现在收藏在奥登塞安徒生博物馆里的这幅画像，是国际著名肖像画家C. A. 严森重画的。一八三六年，在哥本哈根的画展上，这幅画像激起了人们的全部热情。正如安徒生自己曾说过的那样：“许多夫人都围绕着画像，坐在椅子上拿着看戏用的小望远镜，仔细地端详着这位看上去确实才华横溢的作家！我发现这一场面真是太可爱了。”尽管后来有一家价格便宜的杂志复制了这幅画像，其复制的效果“差到令人厌恶的程度”，但安徒生非常高兴，他的画像能在这家发行量很大的报刊上发表，从而使他成为受民众欢迎的作家。



■ 安徒生完全把自己等同于那个由天鹅蛋孵出来的丑小鸭。世界上八十多种语言的读者们特别一直把它深深地印在心坎里。至今，世界上系列为“丑小鸭”插图的艺术家中，第一个为安徒生作品插图的丹麦艺术家威廉·彼得森仍然是最能表达故事原意也是最优秀的一位。这幅画是他为《丑小鸭》所做的最优秀的插图。



如今丹麦首都的市中心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浪漫主义运动时期正是整个哥本哈根市。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拆除了旧城堡，把城区向西、向北、向东扩展了出去。在这以前，整个首都是由绿树环抱的防御墙围绕着。每天夜晚，通往城郊的城门都要紧锁，城门的钥匙送交当时住在阿马林堡宫^①的国王，仁慈的腓特烈六世^②。这听起来象个童话，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全城只有十多万居民，城市建在海湾处，既不是一座大都市，也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宏伟蓝图。正如当时一位深受人们敬重的人所说的那样：“作为一座比较大的城镇，它的规模已经够大；然而作为一个没有市场价格的城市，对男人们来说又是太小了。”（克尔恺郭尔^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座理想的城镇，如果不象丹麦全国那样遭受到各种灾难的话：炮轰、失去了挪威、全国性的破产。但是，人们用幻想的世界富有弥补了现实世界的贫困，即文学和艺术空前繁荣，几乎全国所有的天才都云集在这王国的首都。人们把当时

的哥本哈根誉为北欧的雅典。这样说不仅是指首都当时已有的各种多瓦尔生^④的雕塑和在一八〇七年炮轰之后又建造起来的许多古典风格



■ 安徒生喜欢坐在他客厅的窗户旁边。他也许不是为了多看些过路的人，相反，许多过路的人都会瞧一瞧他……。甚至有人说：“那就是我们的世界闻名的猩猩。”

的建筑，而且更主要的是指当时日益繁荣的文化生活。在整个城市里，人们生动的言谈话语充满了文雅的隽语。对此丹麦著名作家和诗人约翰·路德维格·海堡^⑤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人。人们不谈论政治，文学和戏剧却是人们每天在咖啡馆和广场上议论的话题。

一百多年前，人们可以在大街上看到两位给世界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丹麦文学艺术家：索伦·克尔恺郭尔和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就象那位古希腊的艺术大师苏格拉底^⑥一样，克尔恺郭尔象是一位市场哲学家，他喜欢散步，常常手臂上挂着一把雨伞漫步在人群当中。而安徒生却平均使用他晚上的时间，一半是在社交场合中度过，另一半在皇家新广场的戏院里欣赏戏剧艺术。那广场当时是这座城市中最大的广场，附近有安徒生居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这座简陋矮小的住房就象是一个览展橱窗，常常有过路人不怀好意地批评说：“那里有我们闻名于世的黑猩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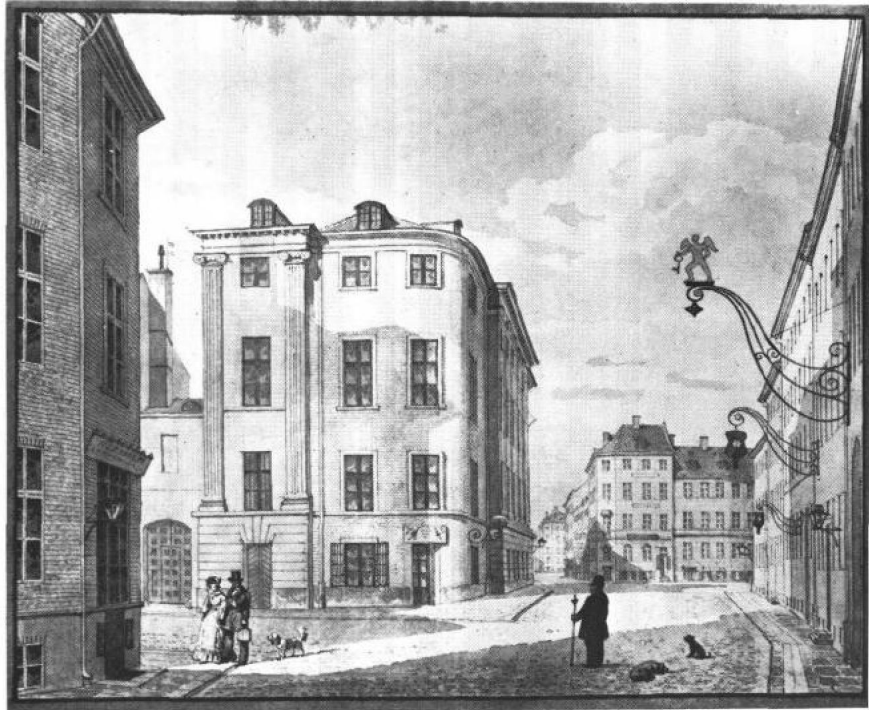
尽管他们俩都享有盛名，但其特点有着很大区别。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字立即传遍世界，而克尔恺郭尔的哲学思想只能逐步地对世界思潮产生影响。前者的作品主要是进入了幼儿园（尽管应受到更好对待），而后者的著作在书房里赢得了一席之地。换句话说，他们中的一位，



■ 现在的内城，在安徒生时代是哥本哈根的全城。丹麦皇家住宅区用一座绿树环抱的城墙包围着。城门每天晚上都得锁上。在这幅图中最长的一条街的终端，是皇家新广场。在广场的后面有一条尼哈文运



河，它是主运河的支流，一直通往港口。就在沿这条河的小房子里，安徒生度过了他一生中 longest 的时间。



■ 在一条安装了新路灯的街道上，——因为有明亮的月光，所以路灯还没有打开——哥本哈根有着一队由六十七名壮汉组成的夜间看守者。他们巡视街巷，保护市民“免遭抢劫和欺凌，因为坏人总是在夜里出来干坏事”。看守们还必须确保市民在晚上十点之前睡觉，以禁止男女私通，或以酗酒和玩牌来消磨时光。看守们胸前佩带着徽章，上面写着警卫的座右铭：“稳重，诚实”。图中的看守手持锤矛状的执仗，是今天警察使用的短警棍，以前用的是一种长警棍。

我们常在幼儿园里见面，而另一位则是在教授的书桌旁。他们是文学世界上的两极。

尽管安徒生的作品具有内在的丹麦风格，但是安徒生童话竟成了一种“出口商品”，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了，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

个问题：在安徒生的灵魂深处是否不是一位真正的富恩人？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听到安徒生用脍炙人口，轻快动听的家乡（富恩岛）口音讲述故事时，他才受到真正的赏识与尊重。（这位富恩人说，富恩话是安琪儿星期天说的语言。）不论怎么说，约翰内斯·V.延森^⑦（二十世纪初丹麦最伟大的作家——他在一九四四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已经断言：象《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这样的童话故事，不仅在山水风景方面，而且在生活观方面都是地地道道的富恩童话。在这皮带状的小岛之外，绝对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童话故事。尽管他的童话故事的主题带有国际性，在许多国家的民间故事中都有类似的题材。安徒生十分亲切地叙述了一个农民的故事：这位农民离开家去赶集时，带着一匹马。他想用这匹马换回一些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可是，这个农民很快走了下坡路。开始时，他用一匹马换了一头奶牛。然后，又用一头奶牛换了一只羊，再用一只羊换了一只鹅，又用一只鹅换了一只母鸡，最后他把换来的母鸡又换成一袋烂苹果。事后，他又和两个古怪的英国人打赌。英国人说，如果这位农民把他做的这笔交易告诉他的老婆，他一定会挨顿骂。但是，农民赢了赌，因为他的老婆给了他一个吻。他的老婆回话时还说了一句名言：“老头子做事总

不会错。”这句名言不仅成了这个故事的标题，而且还成了人人皆知的谚语。老是走下坡路，而却老是快乐，这是一种真正的富恩人的道德观。

然而，在日德兰岛，约翰内斯·V.延森说，这种行为会正好相反。在那里那位农夫离家时会背上一袋烂苹果，先用烂苹果换一只母鸡，然后用一只母鸡换一只鹅，再用这只鹅换一只山羊，又用这只山羊换头奶牛，最后用这头奶牛换回一匹马。这农夫也和两位英国人打赌，英国人宣布说，农夫回家一定会得到老婆的一个吻。但还是农夫赢了。当他向老婆讲述他的交换过程时，他的老婆越听越来火。最后农夫失望地叫喊道：“我用一头奶牛换回了一匹马！”他的老婆却愤怒地离开了他，嘴里唠叨着：“我以为你会把牛和马都带回来呢！”这就是日德兰人的商业道德观，与富恩人那种无先见之明的观念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虽然安徒生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富恩人的典型特征，但是日本的母亲们绝对不会向他们的孩子讲述这个故事，因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故事。

那些有知识的人能够肯定，在《夜莺》里真正会在夜间唱歌的鸟就是瑞典的夜莺珍妮·琳德。而那位保护人造夜莺的乐师，就是约翰·



■ 全世界的儿童都喜欢用插图来说明安徒生童话故事的意思。有时，甚至在这方面展开了国际性的竞赛。这是一位日本学校的小女孩，在读了《丑小鸭》的故事之后，产生了灵感，画出了一幅生动形象的插图。

路德维格·海堡。这个故事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发生在一个北欧小国的小小首都。这个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故事，用历史的、传记的和文学的方式能得以证实。但是，凭借他的诗文，这个小小的故事已经从所有局部和特定的根基中分裂了出来，并一次又一次地传到了其它国土，甚至传到了连瑞典歌唱家和丹麦评论家的名字都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安徒生，一个被人们称之为光怪陆离的人物，他的作品发行量竟然超过了德国歌德和英国莎士比亚的作品，仅

次于《圣经》，居世界第二位。这一事实本身就是神奇的童话，从而使作者脑海里思潮起伏，内心充满了喜悦。

安徒生在全世界的声望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就世界范围而言，安徒生童话的艺术宝库是否已经获得了它应有的赞誉和赏识？这一点还是令人怀疑的。尽管对此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借口：安徒生那独特的创作风格，有其微妙的、几乎难以明察的细微差别，和不明显的妙处，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翻译出来的。其它的语言只是把故事的意思表达了出来，而原文的风格却失掉了。甚至在有些地方，严格地说，即使有良好的意图，也完全没有必要用其它的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对这些故事进行复述。虽然，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现代希腊文的版本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母亲的故事》译成了诗篇，但许多译文实际上只是重述散文的章节。更有甚者，有一个现代美国版本《卖火柴的小姑娘》，竟然把这个故事的结尾改写成小女孩发现自己被带到一个舒适安乐的家庭，暖烘烘的炉火，餐桌上还放着一只香喷喷的大烤鹅。而原文的结尾是小姑娘冻死在雪地里。象这样随心所欲地翻译故事的原文，势必要使这些短小精悍的丹麦散文诗遭到古老的国际幼儿故事的同样命运：它们已经脱离了自己的作者，并且按照自

己的意愿生存。安徒生已经成了一位杰出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情况与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情况不同。对奥斯卡·王尔德来说，尽管许多人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但对他的地位人人皆知；相反，安徒生童话人人爱读，但对作者的生平却无人知晓。

安徒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总有一天会得到社会的“承认”。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首先你必须经历千辛万苦，经受磨难，而后你才能获得功名。”但他也未料到，当初被他谦虚地称为“琐碎小事”的童话故事，竟能为他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当时，还有另一位伟大的汉斯·克里斯琴，名叫奥斯忒^⑧，那位电磁学发明家，他曾经对安徒生说：“如果你的小说使你一举成名，那么这些童话故事将使你名垂史册！”历史的事实证明了奥斯忒的断言是完全正确的。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是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新发现，尤其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流传盛广，很受欢迎。许多民间故事被收集整理，写成了充满文学艺术情趣的童话故事。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并不是第一个讲述民间童话故事的人，但他却成了最有影响和最负盛名的童话作家。为什么呢？安徒生自己深信他的生活提供了最好的解释。他曾多次叙述过自己的故事，在他一八五五年所写的《我的一生的童

话》中反映得最为充分。这些故事至少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安徒生的创作是以他的亲身经历和现实生活为基础的。